

永远未知的盗墓江湖，不可复制的盗墓奇侠

云梦迷泽

鬼吹灯

外传 2

糖衣古典◎著

倾世王妃真容再现，绝世宝藏下落难寻！
云中墓，雾中谜，人间梦境，夺命诱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云梦迷泽

鬼吹灯

外传②

糖衣古典◎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鬼吹灯外传 2. 云梦迷泽 / 糖衣古典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221-09930-3

I . ①鬼… II . ①糖…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2556 号

鬼吹灯外传 2 : 云梦迷泽

Gui Chuideng Waizhuan 2: Yun Meng Mize

作者 糖衣古典

责任编辑 康征宇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河北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213 千字 印张 14.25

ISBN 978-7-221-09930-3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 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1

在那云梦陵百里之内，楚幽王命人遍种一种奇怪的植物。那种植物，长大以后，便会在枝丫树干之上慢慢冒出一缕缕的白气，白气升腾，慢慢弥漫周围百里之内，伸手不见五指。进到那云梦陵百里之内的人或动物，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是以这一次前往云梦泽就是一次死亡之旅。

这一块巨石怕有上万斤重，便是合四人之力，也万万推之不开。看来只有在这石室里面想办法了。便在这时，只听一个尖细的男子声音从这石室的东面墙脚下传了出来：“诸位好啊。”这人的声音之中透着一股阴恻恻的感觉，让人听上去极不舒服。

众人正自迈步前行之际，这黑色大桥蓦地移动起来。桥身一摆，桥头这边便横了过来，向那深水里游了过去。众人愕然之际，那黑色大桥已然游出六七丈。此时他们已经看出这黑色大桥好像是一只活的动物。只不过这动物如此之大，谁也没有见过。

铁中坚疾步奔到风冷情五人跟前。站定，刚欲说话，只听身后七丈开外，一阵嗡嗡的虫子振翅的声音。众人回头一看，只见那数十只血瓢虫竟然顺着大殿上面的缝隙钻了出来。这些血瓢虫集结在一起，就好像是漂浮在半空之中的一朵白云一般，迅速异常地飞了过来。



第一章
云梦泽 / 1

第二章
黑衣人 / 31

第三章
黑蛇龙 / 63

第四章
血瓢虫 / 91



第五章

摘仙人 / 119

第六章

墓室惊魂 / 139

第七章

撼龙经 / 165

第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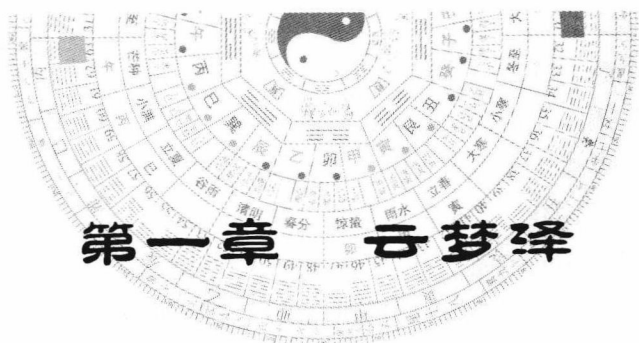
密室惊魂 / 195

风冷情和水灵闻声，向那凤棺后面望了过去，只见一片漆黑之中，在那凤棺后面一个一身白衣的女子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黑暗之中只看见那白衣女子的一双眼眸仿佛冰水一般，向三人站立的地方望了过来。

那司徒大叔咳嗽一声道：“这禁婆据说是一种山魈，长得形貌丑陋，宛如六七十岁的老妪，有那巫师将之捉了回来，放到帝王的地陵阴宫之中，为其看守陵墓。这禁婆最喜吃人，且行动如电，迅速异常，寻常盗墓者遇到，一个照面便会被这禁婆夺走性命。”

这风冷情一见便即双手微微颤抖，心中激动起来，也正是这个缘故。只是这《撼龙经》怎么会在这张普普通通的桌子之上？是谁把这么一本倒斗中人视若至宝的《撼龙经》就这么随随便便地放在这桌子之上？难道是这个看上去其貌不扬的青衣汉子？

成天骄走到门口，向里望去，只见那禁婆此刻正坐在密室内司徒堂堂主的那一把椅子之上，抱着朱雀堂主的尸身狂啃。一滴滴鲜血从朱雀堂堂主的嘴角边流了下来。间或转过头来，望向众人的时候，禁婆那凶狠的眼神还是叫众人不寒而栗。



第一章 云梦泽

风冷情望着铁中坚，眼神冰冷如刀。这一刀便将自己和风冷情之间斩出一道鸿沟，适才出生入死的朋友已经变成敌人。

铁中坚苦笑道：“小兄弟，也许是误会。”

风冷情眼中厉芒一闪，森然道：“这块令牌可是误会吗？”顿了一顿，冷冷道，“你们搬山派不是讲究令在人在，令亡人亡吗？难道没有这么一句话？”

铁中坚苦笑道：“这句话是有的。只不过凡事都有变化，也许，也许……”

水灵怒道：“也许什么？也许我爷爷生死不知，跟你们一点关系也没有，是不是？”

铁中坚叹了口气，自己同门师弟不离不弃的令牌此刻就在这二人面前，要说这没有关系，便是连他自己也不相信。

一时间，铁中坚也不知如何是好。这个曾经闯荡江湖、四海漂泊的粗豪汉子此刻在这如此复杂的情景之下，也是手足无措、一筹莫展起来。

风冷情冷哼了一声，道：“你那四师弟姓甚名谁？”

铁中坚迟疑了一下，觉得还是告诉他的好，当即慢慢道：“四师弟姓李叫做李中义。”

风冷情冷冷道：“我们走，灵儿。”

铁中坚一呆，道：“你们去那里？”

风冷情缓缓道：“云梦泽。”顿了一顿道，“你那李师弟都约我们去云梦泽，我们自然不能不去。”

铁中坚叹了口气，心道：“看来此刻自己实在是不能置之事外。这个四师弟不管有没有劫持风冷情的师傅水天波，这一块搬山令可是明明白白地摆在这里，看来自己还是跟着去一趟云梦泽为好。也好看看到底是自己那四师弟李中义带人劫走水天波，还是有人栽赃嫁祸于搬山派门下。”

铁中坚道：“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风冷情冷冷道：“阁下最好莫要通风报信的好。”

铁中坚一阵苦笑，心道：“如果能联系到那四师弟李中义倒是好了，也可问问是不是他干的。只怕根本就联系不上。”

风冷情和水灵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然后向着这生活了八年之久的山洞看了看。

这山洞四周都是冷冰冰的钟乳石，但是在风冷情的眼中，这些石头都是有生命的。这些钟乳石曾经在夏天热的时候，给他提供过阴凉；在他寂寞的时候，也曾静静地陪着他；在他年少的时候，他也曾对着这些石头说过话。

风冷情眼睛在这些石头上一掠过，眼中是一种温柔的目光。片刻之后，风冷情定了定神，转过头来，再也不看这些石头一眼——因为他已经将这些石头深深地记在心里。

风冷情对水灵道：“咱们走吧。”

水灵嗯了一声，跟着风冷情向山洞外面走去。

铁中坚默默跟在这二人身后，也走了出去。

水灵走到那一株优昙婆罗前的时候，只见那一株优昙婆罗还没有开花。水灵心中一动——这优昙婆罗怕是再也看不到了吧？

三人慢慢走出山洞，迎面便是那一片婆娑起舞的竹林。湘妃竹上面一片片黑斑就好像眼睛一样默默地看着这两个少年离去。

风冷情和水灵穿过竹林，沿着山上小径，一路向下。半日之后这才走到山脚之下。山脚之下摆着一个小小的茶摊，三四张陈旧的木桌，其中一张桌子还掉了半条腿。微风一吹，这张桌子晃来晃去。

每一张桌子跟前都摆着四五个竹凳。这九嶷山竹子多，这山上山下竹子做的东西便特别多。

卖茶的张老汉默默地沏茶。茶壶里的茶香一股股冒了出来，使得这周

围十数丈之内都是茶香一片。靠北面的桌子上只坐着一个粗豪大汉。只见那粗豪大汉二十来岁，脸上也是满满的络腮胡子，倘然不仔细看，倒是和那铁中坚有几分相仿。只是这汉子一双眼睛却是又大又圆，好像猫的眼睛一般。顾盼之间，极为有神。

这汉子一张口，喝干了自己手中的这一杯茶。然后对那张老汉道：“再来一壶。”看来在他面前摆的那一壶茶已经被他喝干了。

这武夷山不仅山有名，亦且以茶闻名于世。

这武夷山的茶种类繁多。吕仙茶、洞宾茶、水仙、大红袍、武夷奇种、肉桂、白鸡冠、乌龙不一而足。这其中犹以大红袍最为出名。

这大红袍又叫猴采茶。据说其茶树高十丈，叶大如掌，生长在悬崖绝壁之上，人莫能登。每年采茶时，寺僧以果为饵，驯猴子采之，所以有人称之为“猴采茶”。

风冷情和水灵走了一路，口中都有些饥渴，又兼闻到这茶香浓郁，是以风冷情招呼水灵坐了下来，叫那张老汉给来两碗茶。

铁中坚见这二人坐下，当即也坐在一旁。

那张老汉给那猫眼汉子沏完茶之后，口中招呼着：“来了，来了。”手脚麻利地端了三碗茶过来，给风冷情和水灵一人面前放了一碗茶。然后向风冷情笑道：“那位也是你们一伙的吧？”说着，指了指铁中坚。

风冷情侧头看了铁中坚一眼，皱起眉头，冷冷道：“不是。”

那张老汉一呆，嘿嘿笑了两声，手中的这一碗茶不知是该给铁中坚端过去，还是就此端回去。

正在犹豫之际，铁中坚苦笑道：“给我来一碗。我自己付钱。”

张老汉嘿嘿笑着，赶紧把剩下的这一碗热茶端过去了。

风冷情喝了一口茶，只觉清香扑鼻，心神为之一畅。自己这半日来的看不见师傅的郁郁之情也消解了许多。

那猫眼少年喝了一口茶后，眼睛看了看风冷情和水灵，眼中露出赞赏之色，似乎对这一对少年男女出落得这般好看，也是心生好奇。随即目光又一转，落到坐在旁边的铁中坚身上，眼神一愣，过了片刻，竟似眼中生起了一丝怒气。

铁中坚正自喝茶，忽然感觉不远处有人在恶狠狠地瞪着他，一呆之下，

抬起了头，只见不远处另外一张陈旧的破桌子跟前，那个眼睛圆溜溜的如同猫一般的少年正恶狠狠地瞪着自己。

铁中坚一呆，仔细看了看这个猫眼少年，心道：“这个少年我不认识啊，为什么这般眼神瞪着我？”

铁中坚不想多惹些是非，随即低下头去，端起自己面前的碗，慢慢喝茶。那个猫眼少年却哼了一声，忽地站起身来，迈步便向铁中坚走了过来。走到铁中坚面前，往竹凳上一坐，上上下下地打量铁中坚。

铁中坚慢慢抬起头来，笑着道：“这位小兄弟有何指教？”

那猫眼少年嘿嘿一笑，随即又板起脸，大声道：“我说这位兄台，你看我身上有些什么奇怪的地方吗？”铁中坚一呆，不明白这少年是何意图。抬眼望着那个猫眼少年，眼里一片迷茫。

那猫眼少年哼了一声，道：“你不觉得看到我的时候好像照镜子吗？”

铁中坚这才明白，原来这猫眼少年是说自己和他面容相像。经这猫眼少年这么一说，自己定神看了看，果不其然，这少年和自己站到一起，除了眼睛比自己大了许多之外，其他都是别无二致，那一脸的络腮胡子更是出奇地相像。远远望去，这二人便像是孪生兄弟一般。

铁中坚忍不住嘿了一声，心道：“像便像吧，这又有什么办法？难道还能回炉重造不成？”

坐在一旁的风冷情和水灵看见这猫眼少年走到铁中坚面前，说了这两句极其无礼的话，心中奇怪，不明白这猫眼少年为何对铁中坚如此，难道是曾经相识？抑或故友再遇？听这二人说话却又不像。

看样子有一场好戏看了，风冷情和水灵还是小孩脾性，心喜热闹，大感有趣。

那猫眼少年复又上上下下打量了铁中坚几眼，铁中坚依旧微笑不语。

猫眼少年啪地一拍桌子，大声喝道：“你是不是认得小爷，诚心拿小爷找乐？”听其言语，这铁中坚长了这一脸大胡子，似乎是故意化装，有意为之的。

铁中坚再好的脾气，也是心里微微动怒，心道：“哪里来的浑小子，竟敢在铁三爷面前撒野，看来不给他看看铁三爷的手段，他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说罢，铁中坚慢慢站了起来，这一站起，竟然比那猫眼少年高了

大半个头。

那猫眼少年见铁中坚站了起来，竟然毫不畏惧，仰脸望着铁中坚。

铁中坚望着那猫眼少年，脚下微微用力。不刻工夫，只见铁中坚身子竟然和那猫眼少年齐平。猫眼少年一呆之下，向铁中坚脚下望去，这一望脸色立时一变，原来在这片刻之间，这铁中坚双脚已经慢慢陷入土地之中，足足有半尺来深。

这茶摊下的土地已经被这茶摊主人夯实，且其中掺以米浆之类，甚是结实。

这铁中坚不言不语之间，一双脚竟然深入地下，没至脚腕之上。这一份铁脚功十足惊人。

那猫眼少年瞳孔慢慢收缩，眼睛盯在那铁中坚脸上，嘿然一声道：“铁脚功，好厉害的铁脚功。莫非是搬山派的铁三？”

铁中坚听到猫眼少年的这一番话，脸色也是微微一变，心道：“我一下踏石如腐，便被这小子看出是我们搬山派的铁脚功。想不到这个浑小子眼力如此厉害！而且竟然知道我的姓氏，知道我在门中排行第三，这小子莫不是同道中人？说不定还是倒斗门中前辈高人的子侄一辈，否则的话也不可能知道得这么详细。”

坐在一边的风冷情和水灵看了铁中坚露出的这一手，也是暗暗吃惊。风冷情心道：“这铁中坚竟然会搬山派的铁脚功，看来功夫着实不低。此番他师弟涉嫌劫走我师父水天波，要是交起手来，这铁中坚实是一个劲敌。这搬山派素来传闻以硬派功夫倒斗摸金，看来竟是真的。”

那茶摊老板张老汉却是暗暗叫苦。

猫眼少年见这铁中坚使出这一手铁脚功，嘴角一撇，低声道：“铁三，你有铁脚功，我便怕你吗？”一句话未完，当胸一掌向铁中坚击了过去。

铁中坚见这少年看了这一手铁脚功之后，竟然浑不畏惧，更是上前就打，心中一凛——这少年来历不简单，自己出手可要顾忌着点了。当即双脚向上一提，身子往后直飞出去。

那猫眼少年眼见一击未中，跟着便是纵身而起，从那破旧的木桌上跃了过去，凌空又是一掌。这一掌势忽劲风，猛地向铁中坚面门击了过去。

铁中坚看着这一掌如此厉害，脑海之中陡然想起一个人来，随即身子向后飘出数丈，口中沉声道：“摸金派金老爷子是你什么人？”

这一句话一出，那猫眼少年击出的这一掌硬生生停住，歪着头，看了看铁中坚，嘿嘿一笑道：“不好玩，不好玩。我说铁三哥，你能不能先打完了再说？”

话锋一转，口气也没先前那么嚣张跋扈，便连称呼也改为铁三哥了。看来这猫眼少年真的和那铁中坚口中说的摸金派金老爷子大有关联。

风冷情和水灵相互对望一眼，心道：“想不到刚一下山，又遇到了一个倒斗的同门，而且听着铁中坚的口气，这猫眼少年似乎还是摸金派什么金老爷子的嫡系。”

铁中坚呵呵笑道：“这就叫不打不相识啊。却不知金老爷子一向可好？”

那猫眼少年哈哈一笑道：“多谢惦念，我外公康健如昔。”

这一句话一出，自是自认乃是摸金派金老爷子的外孙了。

铁中坚笑道：“这位小哥该如何称呼？看这一记劈空掌实已得了老爷子的真传了。未来不可限量啊，哈哈。”

那猫眼少年摇了摇头，道：“哪里哪里，我要是有我外公一半功夫就知足了。我姓熊，叫熊猫。”

铁中坚一怔，心道：“还有叫这么古怪的名字的？”口中道，“好名字，好名字。”

风冷情和水灵相视一笑，心中俱道：“这少年的两只眼睛倒真的像猫，不过不是熊猫。如果被人打青了倒差不多。”

那名叫熊猫的少年哈哈一笑道：“名字好吗？我倒没觉得，不过有人说我再胖一些就真的像熊猫了。”

铁中坚慢慢走了过来，笑道：“这样正好，小兄弟，不胖不瘦。你这是去哪里啊，熊猫兄弟。”说罢便即走了过来，坐在桌前。

熊猫也当即坐了下来，对铁中坚道：“我去云梦泽。”这一句话轻描淡写地说了出来，坐在桌子对面的铁中坚，还有一边的风冷情和水灵都是心中一震。

风冷情心道：“这熊猫去云梦泽干什么？”

铁中坚心中也是有此一问，当即问了出来：“小兄弟，你去云梦泽干什么？”

熊猫嘿嘿一笑道：“铁三哥，你真的不知道吗？这两天据说云梦泽可热闹了。”

铁中坚眉头皱起，缓缓道：“这两天我和这两位朋友在一起，所以对于外面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

熊猫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怪不得你一无所知呢。这些日子已经有很多人赶往云梦泽了。”顿了一顿，熊猫低声道，“我听道上的朋友说，云梦泽发现了一个大斗，里面的珍宝不计其数。”熊猫说到这里，复又停顿了一下，神秘地道，“据说这云梦泽发现的大斗乃是昔年楚幽王的王妃宁妃的陵墓。”

铁中坚一摆手，环顾了一下左右，低声道：“小兄弟，这里人来人往的，不太方便，咱们还是找一辆马车来，然后到车上再细细述说。”

熊猫点了点头，转过头，看了看风冷情和水灵，然后问那铁中坚道：“这两位朋友也是一起的？”

铁中坚点点头，道：“都是咱们倒斗门里的朋友。”

熊猫呵呵一笑道：“想不到在这九嶷山下的一个小小的茶摊里，还能遇到不少同道中人，幸会啊幸会。”

这名叫熊猫的少年，一张口就是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

风冷情和水灵暗暗皱眉，风冷情心道：“看你年岁也不大，说话的口气倒是不小。”

熊猫一拱手，道：“三位要是不嫌弃的话，我倒是从家里带了一辆马车来，赶车的也是我家里的佣人，会得一些粗浅功夫。咱们说话便可百无禁忌。如何？”

铁中坚连连说好。风冷情和水灵点点头，都是没有说话。

那熊猫大大咧咧惯了，于这细枝末节倒也不甚注意。当即付了茶钱，然后带着众人向茶摊旁边十数丈外的一辆马车走了过去。

这一辆马车外面看上去普普通通，四人进到里面却都是眼前一亮。

原来在这辆马车之内竟然有一张茶几。茶几上摆着两壶四十年陈酿的女儿红。一些维扬细点，千层糕油油的酥香在这小小的空间里氤氲飘荡。

马车之内四壁细细流苏轻垂，隔着这些流苏望向外面，就好像两个世界一般。这马车虽然不大，但是这般布置开来，却也丝毫不显得局促。足以显得这猫眼少年并非外表上那么粗豪，应该也是一个细心的男子。

车夫看上去也就四十来岁，戴着一顶马草帽，帽檐低垂，遮在眉毛之上。

熊猫喊了一声道：“张三哥，上路了。”

那张三哥也不说话，手中马鞭一挥，只见那条马鞭在空中画了一个圆弧，落在那匹马的屁股之上。

那匹马立即向前奔了出去。这匹马奔跑甚急，但是四蹄落地倒甚是稳健，四个人坐在车中，丝毫感觉不到颠簸之意。

熊猫和风冷情、水灵，一一请教了姓名。

铁中坚沉声道：“这两位是淘沙司马水老爷子的弟子。”

那熊猫哦了一声，眼中露出好奇之色，缓缓道：“两位也是去那云梦泽吗？”

风冷情缓缓点了点头。

熊猫嘿嘿一笑，道：“这一下云梦泽可热闹了。既有我们摸金校尉，又有搬山道人，现在又来了淘沙司马。倒斗门中到来了三大派。”

铁中坚缓缓道：“小兄弟，那云梦泽的楚幽王的宁妃又是怎么回事？”

熊猫笑道：“此事说来话长。这还要从那楚幽王说起。不过那楚幽王的王陵据说是在这九嶷山中，三位难道没有耳闻吗？”

铁中坚看了看风冷情和水灵，然后摇了摇头。

这楚幽王陵的事情他们现在还是不愿此时此刻跟这个初见一面的熊猫提及。

熊猫继续道：“这楚幽王的王陵有的说在安徽，有的说在这九嶷山中，至于到底在哪里那可就没人知晓了。

“据说这楚幽王本不是楚考烈王的儿子。据《战国策》记载——楚考烈王无子，相国春申君为此甚为忧愁，虽然进献了许多妇人，却始终未能生子。

“此时赵国李园想把自己的妹妹李嫣献给考烈王。他设计谋，先把自

己的妹妹献给春申君，得到春申君的宠爱。当李园得知妹妹有了身孕，就和妹妹商量设了一个计谋，使得春申君又将她献给了楚考烈王。

“进宫不久后的李嫣，生下一子，姓半名悍，后被立为太子。因此，楚考烈王开始重用李园，使得李园很快便掌握了楚国朝政。

“楚考烈王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重，春申君听说李园有害己之心，但却并不相信。十七天后，楚考烈王驾崩，李园果然先入宫中，暗中在棘门内布置刺客。当春申君经过棘门时，李园的刺客从门两边跳出杀死他，然后将他的头割下丢到棘门外，同时又派人杀死春申君的全家。太子悍继承了王位，是为楚幽王。李园取代春申君黄歇，被任命为楚国令尹。

“而这宁妃其实还是楚考烈王的妃子，楚幽王继位之后，本拟要将楚考烈王的妃子全部殉葬，献祭楚考烈王。可是就在献祭那一天，无意之中看到这宁妃，便将一缕情丝缠缚在这宁妃身上。”

熊猫缓缓道：“据说那楚幽王和宁妃相见，只是一个抬头，一个俯首，两两目光相对，这就将楚幽王的一颗心牢牢绑缚住了。”

铁中坚听这熊猫将那宁妃说得如此神奇，忍不住皱了皱眉，问道：“这宁妃真有如此美貌？”眼光一转，落到那水灵身上，心道，“难道比这水姑娘还要美貌几分？”

风冷情心中哼了一声，心道：“这个宁妃难道还有灵儿漂亮吗？”在风冷情的心中，这个世上只有水灵一个人，在他心上，在他眼中没有人比她更好。

熊猫缓缓道：“这宁妃之美，现在谁也看不到了。只不过当时有人形容这宁妃，鬓如轻云，眸光似梦。看到这宁妃的人，几乎没有不被这宁妃迷惑住的。”

铁中坚口中喃喃道：“鬓如轻云，眸光似梦。鬓如轻云，眸光似梦……这个宁妃难道比陈圆圆还要美丽？”

风冷情和水灵久居深山之中，这还是第一次听到陈圆圆的名字，忍不住道：“陈圆圆是谁？”

熊猫沉声道：“陈圆圆是当今天下第一美人，据说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可惜的是现在已经归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了。”

水灵听说这世上真的有那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绝世美人，心中不禁

悠然神往，直欲见一见这个号称天下第一美人的陈圆圆。

熊猫缓缓道：“想必昔年那楚幽王的宁妃就有着如此的绝世姿容，是以楚幽王后来封她为云梦妃子，对其宠爱有加。

“不幸的是，这云梦妃子身染重病，后来百般求医问药，都是无果，最后还是不治而亡。楚幽王就把这云梦妃子葬到云梦泽之中，让其日夕与云为伴，一梦千年。而楚幽王也终日修炼那长生不老之术，希冀将来能够和这云梦妃子在天上相见。

“据说修建这云梦妃子的云梦陵时，楚幽王就征召了数万兵力，昼夜不停，历时数年才将这云梦陵修建而成。

“这云梦陵修建得也是美轮美奂，世间无匹。为了防止被人盗挖这云梦陵，楚幽王将那修建云梦陵的所有工匠全都杀死。在那云梦陵百里之内，楚幽王命人遍种一种奇怪的植物。那种植物，长大以后，便会在枝丫树干之上慢慢冒出一缕缕的白气，白气升腾，慢慢弥漫周围百里之内，伸手不见五指。进到那云梦陵百里之内的人或动物，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是以这一次前往云梦泽就是一次死亡之旅。”

风冷情和水灵听完这熊猫的话，心中一寒，心道：“那留下搬山令的人说要找师傅，就去云梦泽。莫非师傅真的被带进那要人命的云梦泽？可是那人带师傅进云梦泽是为什么？难道是为了那隐藏在云梦泽深处的云梦陵？”

铁中坚皱起眉头，对熊猫道：“难道你说这些日子很多人去那云梦泽，就是为了那在云梦泽深处的云梦陵？”

熊猫缓缓道：“这只是其一。还有第二条。这第二条对于普通人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对于咱们这倒斗中人那就大不一样了。”

铁中坚皱起眉头道：“那是为何？”

风冷情和水灵也是凝神望着熊猫，心中疑惑。

熊猫沉声道：“这便是《寻龙诀》。”

铁中坚浑身一震，失声道：“《寻龙诀》又重现江湖了？”

风冷情和水灵相互对望一眼，心中道：“这《寻龙诀》又是什么？”这些年来和水天波在九嶷山山洞之中终日苦练淘沙派的功夫，每日里闲暇时便听师傅水天波讲解一些江湖上的奇闻逸事，不过这《寻龙诀》却没有听师傅提起过。

铁中坚却知道这《寻龙诀》的来历。

这《寻龙诀》乃是盗墓之王积聚一生的经验，于晚年笔录下来的一本笔记。其中不光记载了各地山川、龙脉的走向，还有着各种奇门妙术，破解龙楼宝殿的种种法门。其中更有一些盗墓之王晚年游历天下，四处寻龙点穴，看到的一些帝王公侯的陵墓方位。是以这本《寻龙诀》可以说是一本倒斗摸金的圣典。有了它，不仅可以学会一些倒斗秘术，更能得知那些深深隐蔽在龙穴宝地的帝陵王墓所在。

这本书实在是一本无价之宝。

倒斗中人哪一个不想得到它？可是自从那盗墓之王过世之后，这本《寻龙诀》也就此无影无踪。直到十余年前，听说这本书出现在西夏皇陵之中，后来却又不知所终。想不到时隔十余年，这本《寻龙诀》又重现江湖。

熊猫点了点头，道：“不错。这《寻龙诀》又出现了，而且这一次据说是在这云梦泽雾海中的云梦陵里面。”

铁中坚皱了皱眉道：“那云梦泽不是说没有人进去吗？那么这个消息是怎么传出来的？”

熊猫沉声道：“第一个说出此事的是云梦泽附近牛家镇的牛二。”

“这牛二在镇里开了一个旅店，专门接待那些走南闯北的客人。只不过这个牛二还有一个身份，他还是卸岭派的一名盗众。

“这卸岭力士门下都是占山为王之人，和那张献忠、李自成差不多。只不过这些卸岭力士从来不打家劫舍，而是聚众一起挖坟盗墓。

“那牛二在一次倒斗之中，伤了一条腿，于是这才撒了下来，回到家乡干了这个小买卖。

“这卸岭力士门下虽然倒斗高手不多，但是毕竟人多势众，在咱们这个倒斗门下也算得上一号。

“那牛二走南闯北，虽然说不上见闻广博，但是对于这倒斗摸金门里的人物多有耳闻。

“那一天，来了一位客人。牛二一见之下便即留心起来。原来这位客人他曾经听同门提起过，这个人便是盗墓之王的第三十七代弟子管少天。

“这盗墓之王，可以说是名满天下，只可惜他的门下是人丁寥落。传到这三十七代的时候，便只剩下了这一名弟子管少天。

“这管少天经常独往独来，倒也倒了不少大斗。咱们倒斗门下多有认得。牛二曾经和卸岭寨主见过这管少天一次。只不过那一次卸岭寨主是宴请管少天，牛二一个卸岭寨的四五流角色，自然无法作陪。

“那管少天也不认得他。

“牛二一时之间不知道这管少天来到这荒村野镇究竟为何，便多了个心眼。晚上偷偷溜到那管少天的窗户外面，捅破一张窗纸，向里望去。

“只见那管少天正自坐在桌前，对着一盏油灯，认真地看着一本书。那本书纸质发黄，显是经年前的古物了。

“管少天看了一会儿书之后，便即倒水洗漱，那本书便被他放在桌子之上。牛二瞪大眼睛望去，只见那本书上写着三个字。那三个字牛二倒不认得。只不过牛二知道这本书既然是盗墓之王的弟子所看，一定至关重要，便硬生生把那三个字记在脑子里面。

“那管少天洗漱完毕之后，便又看了会儿书，然后才把那本书收拾起来，放到随身带的一个包裹之中，上床睡觉去了。

“第二天管少天早早起来，吃了早饭，结算了房钱，转身而去，牛二看着这管少天笔直地向那云梦泽所在的方位走了过去。这一去竟然是再也没有回来。

“牛二越想越是感到有些奇怪，这才急忙赶回卸岭寨。其时，卸岭寨寨主有事外出，牛二随即将此事告诉了那卸岭寨副寨主。

“副寨主思索良久，命令他将那本书封皮上的三个字写下来。

“牛二依言，写下来之后。那卸岭寨主看着那三个古怪的字，愣怔了半天，神情激动，良久良久，这才道：这是钟鼓文。这三个字便是‘寻龙诀’。

“牛二当时便呆了，道：难道这便是那盗墓之王留下来的倒斗宝典《寻龙诀》？

“卸岭寨副寨主点了点头，随即告诉牛二切莫声张。

“牛二也明白，那盗墓之王的后世弟子管少天这一次前往云梦泽，一定就是为了探寻那千百年来传说之中的云梦陵。

“牛二回去以后，还是做他的客店生意。

“那卸岭寨副寨主便领着一拨人马，杀奔云梦泽而来。